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一百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徐澍

員外郎_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_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_臣陶鳴珂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郛卷一百十四

元 陶宗儀 撰

太清樓侍宴記

宋蔡京

政和二年三月皇帝至制詔臣京宥過省愆復官就是
就昭以是月八日開後苑宴太清樓召臣執中臣候臣偁
臣京臣紳臣居厚臣正夫臣蒙臣洵仁臣聚中臣洵武
臣球臣貫於崇政殿賜坐命宮臣擊鞠乃是景福殿西
序入苑門詔臣京曰此跬步至宣和廊言者所謂金柱

玉戶者也厚誣宮禁其令子攸夜入觀焉東入小花徑
南度碧蘆藂又東入便門至宣和殿止三楹几案臺榻
漆以黑下宇純朱上棟絕緣飾椽無文彩東西無谷又
殿東曰瓊蘭西曰凝芳後曰積翠南曰瑤林北曰玉宇
後有沼曰環碧兩旁有亭曰臨漪華渚沼次有山殿曰
雲華閣太寧左右躡道以登中道有亭曰琳霄次曰會
春閣下有殿曰玉華玉華之側有御書殿榜曰三洞瓊
文之殿旁有種玉綠雲軒相峙臣京奏曰宣王殿閣亭

沼潔齊清虛雅素若此則言者不根蓋不足卹日午謁
者引執中已下入女童樂四百靴袍玉帶列排場下宮
人籠珠翠金玉束帶秉扇拂舞巾劍鉞執香毬擁御床
以次立酒三行上顧謂群臣曰承平無事君臣同樂宜
畧去苛禮飲食起居當自便無間已而羣臣盡醉京又
為皇帝幸鳴鑾堂記曰宣和九年九月金芝生道德院
二十已而皇帝自景龍江泛舟中天波溪至臣鳴鑾堂
淑妃從臣京朝堂下移班拜妃內侍連叫曰妃答拜臣

欲謝內侍掖起膝不得下上曰今歲四幸鳴鑾矣臣頓首曰昔人三顧堂成已六幸千載榮遇鳴鑾固卑陋但家素窶空且願留少頃使得伸尊奉意上曰為卿從容臣退西廡視庖膳上為舉筋屢醕歡笑如家人有遣使瑪瑙大杯賜酒遂御西閣親手調茶分賜左右妃亦酌酒遣賜道由臣堂視卧內嗟其弊惡步至之所上立門屏側語臣曰不御袍帶不可相見可去冠服臣惶怖曰人臣安敢罪萬死上曰既為姻家置君臣禮當敘親上

親酌手持橄欖以賜時屏內御坐妃嬪在側咫尺不敢望衆譁曰妃也妃顧起遽起立臣附童貫致禮乃奏乞遺貫妃壽上乃酌酒授貫妃飲竟上酌為妃酬酒上調美味妃剖橙榴析芭蕉分餘甘遣臣婢竟餘賜曰主上每得四方美味新奇必賜師相無頃刻廢忘諭師相知無忘臣難感難謝上又賜酒命貫酌曰可與貫語貫與臣言君臣相與古今無若者臣嗚咽嗟惜因語身危非主上幾不保如今日大理魏彥純事是也貫遽以聞上

駭曰御郡若此小人猶敢自昨日聶山對謝窮治彥純已覺其離間故罷山以事關豈以一語罪卿小人以細故織羅耳亟索紙即屏上草詔釋彥純聶山知安州上自命酒使貫陪遂醉諸孫掖出

莊綽曰京之叙致覲縷如此不特欲誇耀於世又將以恐動言者然不知皆不足恃而榮也適足以為國家之辱焉特以其居上露土木賜紫羅萬疋使治帟幕而京之獻遺方數十萬緡後戶部侍郎王審發之

究治皆權貨賂錢也所謂天波溪者由景寶錄宮循
城西南以至京第其子條上書其父謂今日恩波他
年猶水而小民謠言蔡相居中人不少萬乘官家渠
底串是也

--	--	--	--	--	--	--	--

延福宮曲宴記

宋李邦彥

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召宰執親王等曲宴于延福宮
特召學士承旨臣李邦彥學士承旨宇文粹中以示異恩
也是日初御睿謨殿設席如外廷賜宴之禮然器用殽
品瓌奇精緻非常宴比仙韶執樂和音曼聲合變應節
亦非教坊工人所能彷彿上遣殿中監察行諭旨曰此
中不同外廷無彈奏之地但飲食自如食味裏實自當
携歸酒五行以碧玉盞宣諭侍宴諸臣云前此曲宴早坐

未嘗宣勸今出異數少憩於殿門之東廡晚召赴景龍門觀燈玉華閣飛陛金碧絢耀隔在雲霄間設衛尊鉤樂于下都人熙熙且醉且戲繼以歌頌示天子與民同樂之意侈太平之盛事次詣穆清殿後入崆峒洞天過霓橋至會寧殿有八閣東西對列曰琴棋書畫茶丹經香臣等熟視之自崆峒入至八閣所陳之物左右上下皆琉璃也映徹焜煌心目俱奪閣前再坐小案玉掌珍異如海陸羞脯又與睿謨不同酒三行甚速起詣殿側

縱觀上詣保和殿謂學士蔡條曰引二翰林子細看一
一說與諄語再次詣成平殿鳳竹龍燈燦然如畫奇
偉萬狀不可名言上命近侍取茶具親手注湯擊沸少
頃白乳浮盞面如疎星淡月顧諸臣曰此自烹茶飲畢
皆頓首謝既而命坐酒行無筭復出宮人合曲妙舞蹁
躑態有餘妍凡目創見上諭臣邦彥臣粹中曰此盡是
嬪御自來翰林不曾與此集自卿等始又曰翰林志可
以盡載此事臣等榮遇臣邦彥謝不敏瓊瑤玉舟宣勸

非一上每親臨視使釀復顧臣某曰李承旨善飲仍數
被特旨進飲夜分而罷

保和殿曲宴記

宋蔡京

宣和元年九月十二日皇帝召臣蔡京臣王黼臣燕王
俛臣楚王似臣嘉王臣楷臣嗣臣濮臣王仲理臣童貫
臣馮熙載臣蔡攸臣蔡條臣蔡脩宴保和殿由東曲水
朝於玉華殿上步西曲水循荼蘼架至大寧閣登層巒
凌霄竇鳳垂雲亭景物滿前林木蔽蔭徧歷奇勝始至
保和殿殿三楹楹七十架兩挾閣無綵繪飾落成於八
月而高竹崇檜已森然蓊鬱中楹置御榻東西二間列

寶玩與古鼎彝玉器左挾閣曰妙有設古今儒書子史
楮墨名畫右挾閣曰宣徽設道家金櫃玉笈之書與神
霄諸天隱文上步前行登稽古閣有宣王石鼓歷邃古
尚古鑑古作古傳古秘古諸閣藏祖宗訓謨與夏商周
尊彝鼎鬲爵斚卣敦盤盂漢晉隋唐書畫多不知款識
而駭見上親指示為言具槩抵玉林軒過宣和殿列岫
軒天真閣凝德殿殿之東崇石峭壁高百尺林壑茂密
倍於昔見過翠翹閣諸處賜茶至全真閣上御手注湯

擊出乳花盈面臣等惶恐前曰陛下略君臣夷等為臣
下烹調震惕惶怖豈敢啖之上曰可少休息乃出瑤林
殿中賜馮皓傳旨留題殿壁諭臣筆墨已具乃題曰瓊
瑤錯亂乃成林檎竹交加午有陰恩許塵凡時縱步不
知身在五雲深頃之就坐女童作樂坐間賜荔子黃橙
金柑相間布列前後命師文浩剖撥分賜酒五行始休
許至玉真軒軒在保和西南廡即安妃妝閣命使傳旨
曰雅宴酒酬添逸興玉真軒內看安妃詔臣賡補成篇

臣即題曰保和新殿。秋暉詔許麀凡到綺闈。方是時人自謂得見妃矣。既而但見畫像挂西垣。臣即以詩謝。奏曰：玉真軒檻暖如春，即見丹青不見人。月裡嫦娥終有恨，鑑中姑射未應真。須臾中使召臣至玉華閣，上持詩曰：因卿有詩，況姻家有當見禮。臣曰：頃緣葭莩以得拜望，故敢以詩請上。大笑。妃素妝無珠玉飾，綽約若仙子。臣前進再拜，叙謝。妃答拜。臣又拜。妃命左右掖起上手持大觥酌酒命妃曰：可勸太師。臣奏曰：禮無不答。不

審酬酢可否於是特瓶注酒授使以進再坐徹去童女
羯鼓御侍奏細樂作蘭陵王揚州散酬勸交錯臣奏曰
陛下樂與人同不間高卑日且暮久勤聖躬人心不安
上曰不醉無歸更勸迭迭酒行無筭臣又奏曰樂奏續
紛酒觴交錯方事宴飲上及故老若朋友相與銜杯接
慇懃之歡道舊論新故臣何足以當臣請序其事以示
後世知今日宴樂非酒食而已夜漏已二鼓五籌衆前
奏丐罷退十三日臣京序

周秦行紀

唐牛僧孺

余貞元年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闕南道鳴皋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不至更十餘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香氣因趨進行不知近遠見火明意謂莊家更前驅至一大宅門庭若富豪家黃衣閤人曰郎君何至余答曰僧儒姓牛應進士落第往家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誰何黃衣曰有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即君

入余問誰氏宅黃衣曰第進無須問入十餘門至大殿殿蔽以珠簾有朱衣紫衣人百數立階陛間左右曰拜殿下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卽不當來何辱至余曰臣家宛下將歸失道恐死豺虎敢乞託命太后遣輶簾避席曰妾故漢室老母君唐朝名士不相君臣幸希簡敬便上殿來見太后著練衣狀貌瑰偉不甚年高勞余曰行役無苦乎召坐食頃聞殿內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尋况又遇嘉賓

不可不成一會呼左右屈兩箇娘子出見秀才良久有
女二人從中至從者數百前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
不粧衣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曰高祖戚夫人余下拜
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隱身貌舒態逸光彩射遠近多
服花繡年低薄太后后曰此元帝王嬙余拜如戚夫人
王嬙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
潘家來久之空中見五色雲下聞笑語聲寢近太后曰
楊潘至矣忽車音馬跡相雜羅綺煥耀旁視不給有二

女子從雲中下余起立於側見前一人纖腰修眸容甚麗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來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真妃子余即伏謁拜如臣禮太真曰妾得罪先帝

先帝謂肅宗也

皇

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禮豈不虛乎不敢受却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視小質潔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后曰齊潘淑妃余拜之如妃子既而太后命進饌少時饌至芳潔萬端皆不得名余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具酒其器用盡如王者太后語太真曰何久不來相者太

真謹容對曰三郎

天寶中宮人呼玄宗多曰三郎

數幸華清宮扈從不

得至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

不成對太真視潘妃而對曰潘妃向玉奴

太真名也

說懊惱

東昏侯疎狂終日出獵故不得時謁耳太后問余今天

子為誰余對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曰沈婆兒作

天子也大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對曰小臣不足以知君

德太后曰然無嫌但言之余曰民間傳聖武太后首肯

三四太后命進酒加樂樂妓皆少女子酒環行數周樂

亦隨輟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人約指以玉環光照于

座

西京雜記云高祖與夫人環照見指骨也

引琴而鼓聲甚怨太后曰牛秀

才邂逅到此諸娘子又偶相訪今無以盡平生歡牛秀

才固才士盡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與牋筆逡

巡詩成薄后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至今猶愧管夫人

漢家舊是笙歌處煙草幾經秋復春王嬙詩曰雪裏穹

廬不見春漢衣雖舊淚痕新如今最恨毛延壽愛把丹

青錯畫人戚夫人曰自別漢宮休楚舞不能粧粉恨君

王無金豈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木彊太真詩曰金釵
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牀雲雨馬嵬分散後驪宮
不復舞霓裳潘妃詩曰秋月春風幾度歸江山猶是鄴
宮非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披金縷衣再三邀余作
詩余不得辭遂應命作詩曰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
階拜洞仙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善
笛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且多媚潘妃偕來太后以
接坐居之時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識此

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太后因曰
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乃謝而作詩曰此日人非昔日
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
春辭畢酒既至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人為伴戚
夫人先起辭曰如意成長固不可且不宜如此潘妃辭
曰東昏以玉兒身死國除玉兒不擬負他綠珠辭曰石
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太后曰太真今朝先帝
貴妃不可言其他太后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韓單于

復為株繫單于婦固自困且苦寒地單于何能為昭君
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眉羞恨俄各歸休余為左右送入
昭君院會將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持別忽聞外有太
后命余遂出見太后太后曰此非郎君久留地宜亟還
便別矣幸無忘向來歡更索酒酒再行已戚夫人潘妃
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衣送往大安抵西道旋
失使人所在時始明矣余就大安里問其里人里人云
此十餘里有薄后廟余却迴望廟荒毀不可入非向者

所見矣余衣上香經十餘日不歇竟不知其如何

周秦行紀論

言發於中情見乎辭則言辭者志氣之來也故察其

言而知其內翫其辭而見其意矣余嘗聞太牢氏

涼國

李公嘗呼牛僧孺曰太牢梁公名不使故不書

好奇怪其身險易其行以其

姓應國家受命之讖曰首尾三鱗六十年兩角犢子

恣狂顛龍蛇相鬪血成川及見著玄怪錄多造隱語

人不可解其或能曉二者必附會焉縱司馬取魏

之漸用田恒有齊之由故自卑秩至於宰相而朋黨
若山不可動搖欲有意擺撼者皆遭誣坐莫不側目
結舌事具史官劉軻日歷余得太牢周秦行紀反覆
覩其太牢以身與帝王后妃冥遇欲證其身非人臣
相也將有意于狂顛及至戲德宗為沈婆兒以代宗
皇后為沈婆令人骨戰可謂無禮于其君甚矣懷異
志于圖讖明矣余少服臧文仲之言曰見無禮于其
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故貶太牢已久前知政事

欲正刑書力未勝而罷余讀國史見開元中御史汝南周子諒彈奏牛仙客以其姓符圖讖雖似是而未合三鱗六十之數自裴晉國與余涼國

名不使

彭源

程

趙郡

紳

諸從兄嫉太牢如讐頗類余志非懷私忿蓋

惡其應讖也太牢作鎮襄州日判復州刺史樂坤賀武宗監國狀曰間事不足為賀則恃姓敢如此耶會余復知政事將欲發覺未有由值平昭義得與劉從諫交結書因竄逐之嗟乎為人臣陰懷逆節不獨人

得誅之鬼得誅矣凡與太牢膠固未嘗不是流薄無
賴輩以相表裏意太牢有非望而就佐命焉斯亦信
符命之致或以中外罪余于太牢愛憎故明此論庶
乎知余志所恨未暇族之而余又罷豈非王者不死
乎遺禍胎于國亦余大罪也儻同余志繼而為政宜
為君除患歷既有數意非偶然若不在當代其必在
于子孫須以太牢少長咸寘于法則刑罰中而社稷
安無患于二百四十年後嘻余致君之道分隔于明

時嫉惡之心敢辜于早歲因援毫而據宿憤亦書行紀之跡于後

是書本李贊皇門人韋瓘所撰而嫁其名于牛相思黯贊皇遂著論一篇極詞醜詆必欲寘之族滅且曰太牢以姓應讖文屢有異志又曰太牢貶而復用豈王者不死乎噫不至是也思黯亦一代奇才特以持論堅癖遂與正士為仇豈誠有田常魏操之心者衛公斯言毋乃溺于朋黨之偏乎故余嘗謂士君子于

國家大議當平心定氣以求至當如漢之議鹽鐵者
乃足以建事而成功不然鮮不激而為黨如牛李者
嗟夫其始一話言之忤而其終也遂成死黨以相排
陷延蔓數十百年而不已亦可悲哉吾于斯傳也重
有感焉于是乎書子遠志

東城老父傳

唐陳鴻祖

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宜陽里人開元元年癸丑生元和
庚寅歲九十八年矣視聽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耗語
太平事歷歷可聽父忠長九尺力能拽倒牛以材官為
中宮幕士景龍四年持幕竿隨玄宗入大明宮誅韋氏
奉睿宗朝羣后遂為景雲功臣以長刀備親衛詔徙家
東雲龍門昌生七歲趨捷過人能搏柱乘梁善應對解
鳥語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鬪雞戲及即位

治雞坊于兩宮間索長安雄雞金毫鐵距高冠昂尾十數養于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上之好之民風尤甚諸王世家外戚家貴主家侯家傾帑破產市雞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雞為事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旁召人為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三尺童子入雞羣如狎羣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雞雞畏而馴使令如人護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于玄宗召試殿

庭皆中玄宗意即日為五百小兒長加之以忠厚謹密
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雞籠
三百從封東嶽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禮奉尸歸葬雍州
縣官為塋器喪車東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鬪雞服
會玄宗於溫泉當時天下號為神雞童時人為之語曰
生兒不用識文字鬪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
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輿
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特道挽喪車昭成皇后之在相

王府誕聖於八月五日中興之後制為千秋節賜天下
民牛酒樂三日命之曰酺以為常也大合樂於宮中歲
或酺於洛元會與清明節率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
具舉六宮畢從昌冠雕翠金華冠錦袖繡襦袴執鐸拂
導羣雞敘立於廣場顧盼如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礪
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
負既決强者前弱者後隨昌雁行歸于雞坊角觝萬夫
跳劍尋撞蹴毬踏繩舞于竿頭者索氣沮色逡巡不敢

人豈教孫擾龍之徒歟二十三年玄宗為娶梨園弟子
潘大同女男服珮玉女服繡襦皆出御府昌男至信至
德天寶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於楊貴妃夫婦席寵四
十年恩澤不渝豈不敏於伎謹於心乎上生於乙酉雞
晨使人朝服闕雞兆亂于太平矣上心不悟十四載胡
羯陷洛潼關不守大駕幸成都奔衛乘輿夜出便門馬
踣道竄傷足不能進伏入南山每進雞之日則向西南
大哭祿山往年朝於京師識昌於橫門外及亂二京以

千金購昌長安洛陽市昌變姓名依於佛舍除地擊鐘
施力於佛洎太上皇歸興慶宮肅宗受命於別殿昌還
舊里居室為兵掠家無遺物布衣顯願不復得入禁門
矣明日復出長安南門道見妻兒於招國里菜色黯焉
兒荷薪妻負故絮昌聚哭訣於道遂長逝息長安佛寺
學大師佛旨大歷元年依資聖寺大德僧運平往東市
海池立陀羅尼石幢書能紀姓名讀釋氏經亦能了具
深義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

畫把土擁根汲水灌竹夜正觀於禪室建中三年僧運
平人壽盡服禮畢奉舍利塔於長安東門外鎮國寺東
偏手植松栢百株構小舍居於塔下朝夕焚香灑掃事
師如生順宗在東宮捨錢三十萬為昌立大師影堂及
齋舍又立外屋居游民取備給昌因日食粥一杯漿水
一升臥草席絮衣過是悉歸於佛妻潘氏後亦不知所
往貞元中長子至信衣并州甲隨大司徒燧入覲省昌
於長壽里昌如已不生絕之使去次子至德歸販繒洛

陽市來往長安間歲以金帛奉昌皆絕之遂俱去不復
來元和中潁川陳鴻祖攜友人出春明門見竹栢森然
香煙聞於道下馬觀昌於塔下聽其言忘日之暮宿鴻
祖於齋舍話身之出處皆有條貫遂及王制鴻祖問開
元之理亂昌曰老人少年以鬪雞求媚於上上倡優蓄
之家於外宮安足以知朝廷之事也然有以為吾子言
者老人見黃門侍郎杜暹出為磧西節度攝御史大夫
始假風憲以威遠見哥舒翰之鎮涼州也下石堡戍青

海城出白龍逾葱嶺界鐵關總管河左道七命始攝御
史大夫見張說之領幽州也每歲入關輒長轅輓輻車
輦河間薊州庸調繪布駕轆連輒至入關門輸於王府
江淮綺縠巴蜀錦繡後宮玩好而已河州燉煌道歲屯
田實邊食餘粟轉輸靈州漕下黃河入太原倉備關中
凶年關中粟麥藏於百姓天子幸五嶽從官千乘萬騎
不食於民老人歲時伏臘得歸休行都市間見有賣白
衫白疊布行鄰比鄧間有人穰病法用皂布一疋持重

價不克致竟以幘頭羅代之近者老人扶杖出門閱街
衢中東西南北視之見白衫者不滿百豈天下之人皆
執兵乎開元十二年詔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
者郎官缺先求曾任縣令者及老人見四十三省郎吏
有理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鎮縣自老人居大道旁
往往有郡太守休馬於此皆慘然不樂朝廷沙汰使治
郡開元取士孝悌治人而已不聞進士宏詞拔萃之為
其得人也大略如此因泣下復言曰上皇北臣窮盧東

臣雖林南臣滇池西臣昆夷三歲一來朝會視之禮容
照之恩澤衣之錦絮飫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無留
外國賓今北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長安中少年有
胡心矣吾子視首飾華服之制不與向同得非物妖乎
鴻祖默不敢應而罷去

洪邁曰讀此傳玄宗全盛儼然在目至寫昌一段去
國失寵尤足寓悽感也

登西臺慟哭記

宋謝翱

始故人唐宰相魯公開府南服余以布衣從戎明年別公章水湄後明年公以事過張睢陽及顏杲卿所嘗往來處悲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游今其詩具在可考也余恨死無以藉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每一動念即於夢中尋之或山水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之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敢泣又後三年過姑蘇姑蘇公初開府舊治也望夫差之臺而始哭公焉又後

四年而哭之於越臺又後五年及今而哭於子陵之臺
先是一日與友人甲乙若丙約越宿而集午雨未止買
榜江涘登岸謁子陵祠憇祠旁僧舍毀垣枯甃如入墟
墓還與榜人治祭具須臾雨止登西臺設主於荒亭隅
再拜跪伏祝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又念余弱冠時
往來必謁拜祠下其始至也侍先君焉今余且老江山
人物睽焉若失復東望泣拜不已有雲從南來滄滄渟
鬱氣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

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暮來歸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
有味焉食歌闌竹石俱碎於是相向感惜復登東臺撫
蒼石還憇于榜中榜人始驚余哭云適有邏舟之過也
盍移諸遂移榜中流舉酒相屬各為詩以寄所思薄暮
雪作風凜不可留登岸宿乙家夜復賦詩懷古明日益
風雪別甲于江余與丙獨歸行三十里又越宿乃至其
後甲以書及別詩來言是日風帆怒駛逾久而後濟既
濟疑有神陰相以著茲遊之偉余曰嗚呼阮步兵死空

山無哭聲且千年矣若神之助固不可知然茲遊亦良偉其為文詞因以達意亦誠可悲已余嘗欲倣太史公著李漢月表如秦楚之際今人不有知余心後之人必有知余者於此宜得書故紀之以附李漢事後時先君登臺後二十六年也先君諱某字某登臺之歲在乙丑云

臯羽倜儻有節嘗布衣杖策參人軍事未幾善哭如唐衢過姑蘇望夫差之臺慟哭終日過勾越行禹窰

間北鄉哭東舟至鄞過蛟門登候潮山感夫子浮桴
之嘆則又哭晚登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
之詞歌闕竹石俱碎失聲哭何其情之悲也

東陽夜怪錄

唐王洙

前進士王洙字學源其先本瑯琊人元和十三年春擢
第嘗居鄒魯間名山習業洙自云前四年時因隨籍入
貢暮次滎陽逆旅值彭城客秀才成自虛者以家事不
得就舉言旋故里偶洙因話辛勤往復之意自虛字致
本語及人間目覩之異是歲自虛十有一月八日東還
翌日到渭南縣方屬陰暄不知時之早晚縣宰黎謂留
飲數巡自虛恃所乘壯乃命僮僕輜重悉令先於赤水

店俟宿聊踟躕焉東出縣郭門則陰風刮地飛雪霧天
行未數里迨將昏黑自虛僮僕既悉令前去道上又行
人已絕無可問程至是不知所留矣路出東陽驛南尋
赤水谷口道去驛不三四里有下塢林月光依微畧辨
佛廟自虛啟扉投身突入雪勢愈甚自虛竊意佛宇之
北有住僧將求委焉則策馬入其後纔認北橫數間空
屋寂然無燈燭久之傾聽微似有人喘息聲遽繫馬於
西面柱連問院主和尚今夜慈悲相救徐聞人應老病

僧智高在此適僮僕已使出村教化無得以致火燭雪
若是復當深夜客何為者自何而來四絕親鄰何以取
濟今夕脫不惡其病穢且此相就則免暴露兼輟所藉
藟藁分用委質可矣自虛他計既窮聞此內亦甚喜乃
問高公生緣何鄉何故棲此又俗姓云何既接恩容還
要審其出處曰貧道俗姓安以本身肉
鞍之故也生在磧西本因
捨力隨緣來詣中國到此未幾房院疎蕪秀才卒降無
以供待不垂見怪為幸自虛如此問答頗忘前倦乃謂

高公曰方知探寶化城如來非妄立喻今高公是我導師矣高公本宗固有如是降伏其心之教俄則省省然若數人聯步而至者遂聞大極好雪師丈在否高公未應間聞一人云曹長先行或曰朱八丈合先行又聞人曰路甚寬曹長不合苦讓偕行可也自虛竊謂人多私心益壯有頃即似悉造座隅矣內一人謂曰師丈此有宿客乎高公對曰適有客來詣宿耳自虛昏昏然莫審其形質唯最前一人俯簷映雪彷彿若見着皂裘者背

及肋有塔白補處其人先發問自虛云客何故踽踽

音禹

然犯雪昏夜止此自虛則具以實告其人因請自虛姓名對曰進士成自虛自虛亦從而語曰暗中不可悉揖清揚他日無以為子孫之舊請各稱其官及名氏便聞一人云前河陰轉運巡官試左驍衛胄曹參軍盧倚馬次一人云桃林客副輕車將軍朱中正次一人曰去文姓敬次一人曰銳金姓奚此時則似周坐矣初因成公應舉倚馬旁及論文倚馬曰某兒童時即聞人詠師丈

聚雪爲山詩今猶記得今夜景象宛在目中師丈有之
乎高公曰其詞謂何試言之倚馬曰所記云誰家掃雪
滿庭前萬壑千峰在一拳吾心不覺侵衣冷曾向此中
居幾年自虛茫然如失口咄眸眙尤所不測高公乃曰
雪山是吾家山往年偶見小兒聚雪屹有峰巒之狀西
望故國悵然因作是詩曹長大聰明憑何記得貧道舊
時惡句不因曹長誠念在口實亦遺忘倚馬曰師丈騁
逸步於遐荒脫塵機機當爲羈於維繫巍巍道德可爲首出

儕流如小子之徒望塵奔走曷敢窺其高遠哉倚馬今

春以公事到城受性頑鈍闕下桂玉煎迫不堪旦夕羈

旅雖勤勞夙夜料入况微負荷非輕常懼刑責近蒙本

院轉一虛銜

謂空舉
作替驢

意在苦求脫免昨晚出長樂坡下

宿自悲塵中勞役慨然有山鹿野麋之志因寄同侶成

兩篇惡詩對諸作者輒欲口占去就未敢自虛曰今夕

何夕得聞佳句倚馬又謙曰不揆荒淺況師丈文宗在

此敢呈醜拙邪自虛苦請曰願聞願聞倚馬因朗吟其

詩曰長安城東洛陽道車輪不息塵浩浩爭利貪前競
著鞭相逢盡是塵中老

其一

日晚長川不計程離羣獨

步不能鳴賴有青青河畔草春來猶得慰羈情合座咸
曰大高作倚馬謙曰拙惡拙惡中正謂高公曰北閭朔
漠之士吟諷師丈佳句絕多今此是潁川況側聆盧曹
長所念開洗昏鄙意爽神清新製的多滿座渴咏豈不
能見示三兩首以沃羣矚高公請俟他日中正又曰春
彼名公悲至何謝兔園雅論高談抑一時之盛事今去

市肆苦遠夜艾興餘杯觴固不可求炮炙無由而致賓

主禮闕慙慙空多吾輩方以觀心朵頤

謂亂草之性與師丈同

而

諸公通宵無以充腹赧然何補高公曰吾聞佳話可以

忘於飢渴祇如八郎力濟生人動循軌轍攻城擣士為

已所長但以十二因緣皆從觸起茫茫苦海煩惱隨生

何地而可見菩提

提當作蹄

何門而得離火宅

亦用車幾之

中正

對曰以愚所謂覆轍相尋輪迴惡道先後報應事甚分明引領修行義歸於此高公大笑乃曰釋氏尚其清淨

道成則為正覺

覺當為角

覺則佛也如八郎向來之談深得

之矣倚馬大笑自虛又曰適來朱將軍再三有請和尚
新製在小生下情實願觀寶和尚豈以自虛遠客非我
法中而見鄙之乎且和尚器識非凡岼谷深峻必當格
韻才思貫絕一時妍妙清新擺落俗態豈終秘咳唾之
餘思不吟一兩篇以開耳目乎高公曰深荷秀才苦情
事則難於固違況老僧殘疾衰羸習讀久廢章句之道
本非所長却是朱八無端挑挾吾短然於病中偶有兩

篇自述匠石能聽之乎曰願聞其詩曰擁褐藏名無定蹤流沙千里度哀容傳得南宗心地後此身應便老雙峰為有閻浮珍重因遠離西國赴咸秦自從無力休行道且作頭陀不繫身又聞滿座稱好聲移時不定去文忽於座内云昔王子猷訪戴安道於山陰雪夜皎然及門而返遂傳何必見戴之論當時皆重逸興今成君可謂以文會友下視袁安蔣詡吾少年時頗負俊氣性好鷹鷂曾於此時畋遊馳騁吾故林在長安之吳維御宿

川之東峙

此處地名
荀家背也

詠雪有獻曹州房一篇不覺詩狂

所攻凱污泥高鑒耳因吟詩曰愛此飄飄六出公輕瓊

洽絮舞長空當時止逐秦丞相騰躑川原喜北風獻詩

訖曹州房頗甚賞僕此詩因難僕云呼雪為公得無檢

束乎余遂徵古人尚有呼竹為君後賢以為名論用以

證之曹州房結舌莫知所對然曹州房素非知詩者烏

大嘗謂吾曰難得臭味同斯言不妄今涉彼遠官參東

州軍事

事見今
古注

相去數千苗十

以五五之
數故第十

氣候啞吒憑

恃羣親索人承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諸銳金曰安敢
當不見苗生幾日曰涉旬矣然則苗子何在去文曰亦
應非遠知吾輩會於此計合解來居無幾苗生遽至去
文偽為喜意拊背曰適我願兮去文遂引苗生與自虛
相揖自虛先稱名氏苗生曰介立姓苗賓主相諭之詞
頗甚稠沓銳金居側曰此時則苦吟之矣諸公皆在
老奚詩病又發如何如何自虛曰向者承奚生眷與之
分非淺何為尚吝瑰寶大失所望銳金退而逡巡曰敢

不貽廣席一噓耳輒念三篇近詩云舞鏡爭鸞綵臨場
定鶻拳止思仙仗日翹首御樓前養鬪形如木迎春質
似泥信如風雨在何憚跡卑棲為脫田文難常懷紀涓
恩欲知疎野態霜曉叫荒村銳金吟訖暗中亦大聞稱
賞聲高公曰諸賢勿以武士見待朱將軍此公甚精名
理又善屬文而乃猶無所言皮底臧否吾輩抑將不可
況成君遠客一夕之聚空門所謂多生有緣宿鳥同樹
者也得不因此當異時之談端哉中正起曰師丈此言

乃與中正樹荆棘耳苟衆情疑阻敢不唯命是聽然盧
探手作事自貽伊戚如何高公曰請諸賢靜聽中正詩
曰亂魯負虛名遊秦感甯生候驚丞相喘用識葛盧鳴
黍稷滋農興軒車乏道情近來筋力退一志在歸耕高
公歎曰朱八文華若此未離散秩引駕者又何人哉屈
甚屈甚倚馬曰扶風二兄偶有所繫意屬自
虛所乘吾家龜茲
蒼文斃甚樂喧厭靜好事揮霍興在結束勇於前驅謂
般
輕貨首
隊頭鹽

此會不至恨可知也去文謂介立曰胃家兄弟

居處匪遙莫往莫來安用尚志詩云朋友攸攝而使尚有遐心必須折簡見招鄙意頗成其美介立曰某本欲訪胃大去方以論文興酣不覺遲遲耳敬君命予今且請諸公不起介立略到胃家即回不然便拉胃氏昆季同至可乎皆曰諾介立乃去無何去文於衆前竊是非介立曰蠢茲為人甚有爪距頗聞潔廉善主倉庫其如蜡姑之醜難以掩於物論何殊不知介立與胃氏相攜而來及門賢聞其說介立攘袂大怒曰天生苗介立鬪

伯比之胄下得姓於楚遠祖楚皇茹分二十族祀典配

享至于禮經

謂郊特牲八蜡迎虎迎猫

柰何一敬去文盤瓠之餘長

細無別非人倫所齒只合馴狎稚子寧守酒旗諂伺妖
狐竊脂媚竈安敢言人之長短我若不呈薄藝敬子謂
我咸秩無文使諸人異目視我今對師丈念一篇惡詩
且看如何詩曰為慙食肉主恩深日宴蟠桃臥錦衾且
學志人知白黑那將好爵動吾心自虛頌甚佳歎去文
曰卿不詳本末厚加矯誣我實春秋向戌之後卿以為

我盤瓠衰如辰陽此房於吾殊所非閭中正深以兩家
獻酬未絕為病乃曰吾願作宜僚以釋二忿可乎昔我
逢丑父實與向家焚皇春秋時屢同盟會今座上有名
客二子何乃互毀祖宗語中忽有綻露是取笑於成公
齒冷也且盡吟詠固請息喧於是介立即引冑氏昆仲
與自虛相見初檐檐然若白色二人來前長曰冑藏瓠
次曰藏立自虛亦稱姓名介立乃於廣衆延譽冑氏昆
弟潛蹤草野行著及於名族上參列宿親密內達肝膽

況秦之八水實貫天府故林二十族多是咸京聞弟新
有題舊業詩時稱甚美如何得聞乎藏瓠對曰小子謬
廁賓筵作者雲集欲出口吻先增慙忤今不得已塵污
諸賢耳目詩曰烏鼠是家川周王昔獵賢一從離子卯

鼠兔皆變
為蠅也

應見海桑田介立稱好弟他日必負重名公

道若存斯文不朽藏瓠歛躬謝曰藏瓠幽蟄所宜幸陪
羣彥兄揄揚太過小子繆當重言若負芒刺座客皆笑
時自虛方傳諸客佳什不暇自念已文但曰諸公清才

綺靡皆是目牛游刃中正將謂有譏潛然遁去高公求之不得曰朱八不告而退何也倚馬對曰朱八世與庖氏為讎惡聞發矟之說而去耳自虛謝不敏此時去文獨與自虛論詰語自虛曰凡人行藏卷舒君子尚其達節搖尾求食猛虎所以見機或為知己吠鳴不可以主人無德而廢斯義也去文不才有兩篇言志奉呈詩曰事君同樂義同憂那校糟糠滿志休不是守株空待兔終當逐鹿出林丘少年嘗負饑鷹用內顧曾無寵鶴心

秋草毆除思去字平原毛血興從禽自虛賞激無限全
忘一夕之苦方欲自誇舊制忽聞遠寺撞鐘則比膊錡
然聲盡矣注目略無所覩但覺風雪透窻牒穢撲鼻雖
窄颯如有動者而厲聲呼問絕無由答自虛心神恍惚
未敢遽前捫攬退尋所繫之馬宛在屋之西隅鞍韉被
雪馬則斂草而立遲疑間曉色已將辨物矣乃於屋壁
之北有橐駝一貼腹跪足僂耳齟口自虛覺夜來之異
得以遍求之室外北軒下俄又見一瘁瘠烏驢連脊有

磨破三處白毛茁然將滿舉視屋之北拱微若振迅有物乃見一老雞蹲馬前及設像佛宇塌座之北東西有隙地數十步踰下皆有彩畫處土人曾以麥麩之長者積於其間見一大駁貓兒眠於上咫尺內有盛餉田漿破鉢一次有牧童所棄破笠一自虛因蹴之果獲二刺蝟蠕然而動自虛周求四顧悄未有人又不勝一夕之凍乏乃攬轡振雪上馬而去週出村之北道左經柴關舊圃覩一牛踏雪齧草次此不百餘步闔村悉輦糞於

此蘊宗自虛過具下羣犬喧吠中有一犬毛悉齊裸其
狀甚異睥睨自虛自虛驅馬久之值一叟闢荆扉晨興
開徑雪自虛駐馬訊焉對曰此故友右軍彭特進莊也
郎君昨宵何止行李間有似迷途者自虛語及夜來之
見叟倚簔驚訝曰極差極差昨晚天氣風雪莊家先有
一病橐駝慮其為所斃遂覆之佛宇之北念佛杜屋下
有數日前河陰官脚過有乏驢一頭不任前去某哀其
殘命未捨以斛粟易留之亦不羈絆彼欄中瘠牛皆莊

家所畜適聞此說不知何緣如此放怪自虛曰昨夜已失鞍馱今凍餒且甚事有不可卒詰者大略如斯難於悲述遂策馬奔去至赤水店見僮僕方訝其主之相失始忙於求訪自虛慨然如喪覓者數日

冥通記

梁陶弘景

夏至日未中少許在所住戶南牀眠始覺仍令善生下
簾又眠未熟忽見一人長可七尺面小口鼻猛眉多少
有鬚青白色年可四十許著朱衣赤幘上戴蟬垂纓極
長紫革帶廣七寸許帶鞶囊鞶囊作龍頭足著兩頭烏
烏紫色行時有聲索索然從者十二人二人提裾作兩
髻髻如永嘉老姥髻紫衫青袴履縛袴極緩三人著紫
袴褶平巾幘手各執簡簡上有字不可識又七人並白

布袴褶自履鞋悉有所執一人挾坐席一人把如意五色毛扇一人把大卷書一人持紙筆太硯硯黑色筆猶如世上筆一人捉纖纖狀如毛羽又似綵帛斑駁可愛纖形圓深柄黑色極長入屋後倚簷前其二人並持囊囊大如小柱似有文書挾席人舒置書牀上席白色有光明草縷如茆子但纖縷尤大耳侍者六人入戶並倚子平牀前此人始入戶便皺面去居太近後仍就座以臂隱書案于時筆及約尺悉在案上便自捉內格中移

格置北頭問左右那不將几來答云官近行不將來乃
謂子良曰我是此山府丞嘉卿無愆故來相造子良乃
起整衫未答仍問曰今日吉日已欲中卿齋不答依
常朝拜中食耳未曉齋法又曰中食已足但夏月眠不
益人莫恒貪眠又答體羸有小事竟覺倦倦如欲眠不
能自禁曰小小消息無苦因風起吹繖欲倒仍令左右
看繖赤豆在庭中戲走來垂至繖邊左右以手格去郎
善又來架子上取樞觸此左右善便倒地此左右以手

接之此人問那得此小兒子子良答家在錢塘姓俞權
寄此佳又曰勿令裸身善神見之又問郎善何人子良
答家在永嘉依廕陶先生又曰陶有美志為人所歸投
又語子良曰卿父昔不無小過釋來已三年今處無事
地自云墳塚在越雖自羈迴亦不願移之南頭有一坎
宜塞去某今欲同來有文書事未了不果明年春當生
王家以其前過未盡故復出世卿前身有福得值正法
今生又不失人神之心按錄籍卿大命乃猶餘四十六

年夫生為人實依依於世上死為神則戀戀於幽冥實而論之幽冥為勝今府中闕一任欲以卿補之事目將定莫復多言來年十月當相召可速營辦具故來相告若不從此命者則三官符至可不慎之子良便有懼色此人曰卿趣欲住世種罪何為得補吾洞中之職面對天真遊行聖府自計天下無勝此處子良乃曰唯仰由耳又曰卿自幼至今不無小愆可自思悔謝若不爾者亦為身累凡修道者皆不裸身露髻枉濫無辜起止飲

食悲應依科聊復相告言窮於此今還所任方事猶疑
冀非遠耳卿勗吾言勿示世中悠悠之人山中同悉知
之無嫌便下席未出戶見門上有令春劉白等

令春是
婁世間

裸子劉白
是白從子

乃又曰勿令小兒輩逼壇靖靖中有真經前

失火處大屋基今猶有吏兵防護莫輕洩慢具輩無知
事延家主卿婢病源乃重雖不能致斃亦難除子良因
問不審若為治療腹中又有結病何當得除答曰不可
即除歲月之間不知若為耳腹中亦有卒可差別當向

卿言令春等去使下階而滅

二十七日二更中開眼見一人在牀前容質端正有鬚
鬚甚厚細眉目年可二十餘顏狀甚可愛著芙蓉冠垂
青纓甚長著衣狀如單衣而有朱青黃白相雜廁似錦
復非素腰帶不知是何所著亦有光如前范帥來時燭
光也獨自而已自云是中山人因言曰茅君用爾為丞
已遣丞帥來相報事已定吾今來教爾修道之方可從
而言疏子良仍起襞紙疏之

冥音錄

唐朱慶餘

廬江尉李侃者隴西人家於洛之河南太和初卒於官
有外婦崔氏本廣陵倡家生二女既孤且幼孀母撫之
以道遠子未成人因寓家廬江侃既死雖侃之宗親居
顯要者絕不相聞廬江之人咸哀其孤藐而能自強崔
氏性酷嗜音雖貧苦求活常以絃歌自娛有女弟誰奴
風容不下善鼓箏為古今絕妙知名於時年十七未嫁
而卒人多傷焉二女幼傳其藝長女適邑人丁玄夫性

識不甚聰慧幼時每教其藝小有所未至其母輒加鞭
笞終莫究其妙每心念其姨曰我姨之甥也今既死生
殊途恩愛久絕姨之生乃聰明死何蔑然而不能以力
祐助使我心開目明粗及流輩哉每至節朔輒舉觴酌
地哀咽流涕如此者八歲母亦哀而憫焉開成五年四
月三日因夜夢寐驚起號泣謂其母曰向者夢姨執手
泣曰我自辭人世在陰司簿屬教坊授曲於博士李元
憑元憑屢薦我於憲宗皇帝帝召居宮一年以我鯁直

穆宗皇帝宮中以筆導諸妃出入一年上帝誅鄭注天下大酺唐氏諸帝宮中互選妓樂以進神堯太宗二宮我復得侍憲宗每一月之中五日一直長秋殿餘日得肆遊觀但不得出宮禁耳汝之情態我乃知也但無由得來近日襄陽公主以我為女思念頗至得出入主第私許我歸成汝之願汝早圖之陰中法嚴帝或聞之當獲大譴亦上累於王復與其母相持而泣翌日乃灑掃一室列虛筵設酒果髣髴如有所見因執箏就坐閉目

彈之隨指有得初授人間之曲十日不得一曲此一日

獲十曲曲之名品殆非生人之意聲調哀怨幽幽然鴉

啼鬼嘯聞之者莫不歔歔曲有迎君樂

正商調三十八疊

榭林

歎

分絲調四十四疊

秦王賞金歌

小石調二十八疊

廣陵散

正商調二十八疊

行路難

正商調二十八疊

上江虹

正商調二十八疊

晉城仙

小石調二十八疊

絲竹賞金歌

小石調二十八疊

紅牕影

雙柱調四十疊

十曲畢慘然謂

女曰此皆宮闈中新翻曲帝尤所愛重榭林歎紅窓影

等每宴飲即飛毬舞盞為佐酒長夜之歡穆宗敕修文

舍人元稹撰其詞數十首甚美醺酣令宮人遞歌之帝
親執玉如意擊節而和之勅秘其詞極切恐為諸國所
得故不敢泄歲攝提地府當有大變得以流傳人世幽
明異路人鬼道殊今者人事相接亦萬代一時非偶然
也會以吾之十曲獻陽地天子不可使無聞於明代於
是縣白州州白府刺史崔璿親召而試之則絲桐之音
搶撥可聽其差琴調不類秦聲乃以衆樂合之則宮商
調殊不同矣母令小女再拜求傳十曲亦備得之至暮

決去數日復來曰吾聞揚州連帥取汝恐有謬誤汝可
一一彈之又留一曲曰思歸樂無何州府果令送至揚
州一無差錯廉察使故相李德裕議表其事小女尋卒

三夢記

唐白行簡

人之夢異於常者有之或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或此有所為而彼夢之者或兩相通夢者天后時劉幽求為朝邑丞嘗奉使歸未及家十餘里適有佛堂寺路出其側聞寺中歌笑歡洽寺垣短缺盡得覩其中劉俯身窺之見十數人兒女雜坐羅列盤饌環繞之而共食見其妻在坐中語笑劉初愕然不測其故久思之且思其不當至此復不能捨之又熟視容止言笑無異將就察

之寺門閉不得入劉擲瓦擊之中其罌洗破迸走散因
忽不見劉踰垣直入與從者同視殿廡皆無人寺局如
故劉訝益甚遂馳歸比至其家妻方寢聞劉至乃敘寒
暄訖妻笑曰向夢中與數十人同遊一寺皆不相識會
食於殿庭有人自外以瓦礫投之杯盤狼藉因而遂覺
劉亦具陳其見蓋所謂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矣

元和四年河南元微之為監察御史奉使劔外踰旬予
與仲兄樂天隴西李杓直同遊曲江詣慈恩佛舍徧歷

僧院淹留移時日已晚同詣杓直修行里第命酒對酌
甚歡暢兄停杯久之曰微之當達梁矣命題一篇于壁
其詞曰春來無計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
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實二十一日也十許日會梁
州使適至獲微之書一函後寄紀夢詩一篇其詞曰夢
君兄弟曲江頭也入慈恩院裏遊屬吏喚人排馬去覺
來身在古梁州日月與遊寺題詩日月率同蓋所謂此
有所為而彼夢之者矣

貞元中扶風竇質與京兆韋旬同自毫入秦宿潼關逆旅竇夢至華岳祠下見一女巫黑而長青裾素襦迎路拜揖請為之祝神竇不獲已遂聽之問其姓自稱趙氏及覺具言於韋明日至祠下有巫迎客容質妝服皆所夢也顧韋謂曰夢有徵也乃命從者視囊中得錢三環與之巫撫掌大笑謂同輩曰如所夢矣韋驚問之對曰昨夢二人從東來一髯而短者祝醑獲錢三環焉及旦乃徧述於同輩今則驗矣竇因問巫之姓氏同輩中曰

姓趙氏自始及末若合符契蓋所謂兩相通夢者矣
行簡曰春秋及子史言夢者多然未有載此三夢者矣
世人之夢亦衆矣亦未有此三夢豈偶然也抑亦必前
定耶予不能知今備記其事以存錄焉

行簡云淮安西市帛肆有販粥求利而為之平者姓張
不得名家富於財居光德里其女國色也嘗因晝寢夢
至一處朱門大戶櫺戟森然由門而入望其中堂若設
燕張樂之為左右廊皆施幃幄有紫衣吏引張氏于西

廊幃見少女如張等輩十許人皆花容綽約釵鈿照耀
既至促張妝飾諸女迭助之理澤傅粉有頃自外傳呼
侍郎來自隙間窺之見一紫綬大官張氏之兄嘗為其
小吏識之乃言曰吏部沈公也俄又呼曰尚書來未有
識者也遂巡復連呼曰某來某來皆郎官以上六七個
坐廳前紫衣吏曰可出矣羣女旋進金石絲竹鏗鏘震
響中署酒酣王并州見張氏而視之尤屬意謂之曰汝
習何藝能對曰未嘗學聲音使與之琴辭不能曰第操

之乃撫之而成曲與之箏亦然琵琶亦然皆平生所不
習也王公曰恐汝或遺乃令口受吟詩鬟梳嫵俏學宮
妝獨立閑庭納夜涼手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
霜謂張曰且歸辭父母異日復來張忽啼寤手捫衣帶
謂母曰尚書詩遺矣索筆錄之母問其故泣對以所夢
且曰殆將死乎母怒曰汝作魘爾何以為辭乃出不祥
言如是因卧病累日外親有持酒肴者又有將食來者
女曰且須膏沐澡淪母聽良久艷妝盛色而至食畢乃

徧拜父母及坐客曰時不留某今往矣因援衾而寢父
母環伺之俄爾遂卒會昌二年六月十五日也

古鏡記

隋王度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徑八寸鼻作騏驎蹲伏之象遶鼻列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遶輪郭文體似隸點畫無缺而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內纖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

日方絕嗟乎此則非凡鏡所得同也宜其見賞高賢是
稱靈物侯生常云昔者吾聞黃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
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
八鏡也雖歲祀攸遠圖書寂寞而高人所述不可誣矣
昔楊氏納環累代延慶張公喪劒其身亦終今度遭世
擾攘居常鬱怏王室如熾生涯何地寶鏡復去哀哉今
具其異跡列之如後庶千載之下儻有得者知其所由
耳大業七年五月度自侍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卒

而得此鏡至其年六月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於主人
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甚端麗名曰鸚鵡度既稅駕
將白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云兩月前有一
客攜此婢從東來時婢病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比
不復來不知其婢由也度疑其精魅引鏡逼之使云乞
命即變形度即掩鏡曰汝先自敘然後變形當捨汝命
婢再拜自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
大行變惑罪合至死遂為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間為

下邳陳思恭義女蒙養甚厚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為行人李無傲所執無傲粗暴丈夫也遂將鸚鵡遊行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本老狸變形為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有害也但跳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度又謂曰欲捨汝可乎鸚鵡曰辱公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久為人形羞復故體願絨於匣許盡醉而終度又謂曰

絨鏡於匣汝不逃乎鸚鵡笑曰公適有美言尚許相捨
絨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鏡一臨竄跡無路唯希數刻
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登時為匣鏡又為致酒悉召
雄家隣里與宴譔比婢項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
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於今幾姓生雖可樂死不必
傷何為眷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為老狸而死一座
驚歎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臺直晝卧廳
閣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自覺

鏡亦昏昧無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景之妙不然豈合以太陽失曜而寶鏡亦無光乎恠歎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朗如故自此之後每日月薄蝕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八日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劍長四尺劍連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灼燦非常物也俠持過度曰此劍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旁照數丈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飢

如渴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霽密
閉一室無復脫隙與俠同宿度亦出寶鏡置於座側俄
而鏡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視如畫劍橫其側無復光彩
俠大驚曰請內鏡於匣度從其言然後劍乃吐光不過
一二尺耳俠撫劍歎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
後每至月望則出鏡於暗室光常照數丈若日影入室
則無光也豈太陽太陰之耀不可敵乎其年冬兼著作
郎奉詔撰周史欲為蘇綽立傳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

十矣本蘇氏部曲頗涉史傳略解屬文見度傳草因悲不自勝度問其故謂度曰豹生常受蘇公厚遇今見蘇公言驗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寶鏡是蘇公友河南苗季子所遺蘇公者蘇公愛之甚蘇公臨亡之歲戚戚不樂常召苗生謂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入誰手今欲以著筮一斷先生幸觀之也便顧豹生取著蘇公自揲布卦卦訖蘇公曰我死十餘年我家當失此鏡不知所在然天地神物動靜有徵今河洛之間往往有寶氣

與卦兆相合鏡具往彼乎季子曰亦為人所得乎蘇公
又詳其卦云先入侯家復歸王氏過此以往莫知所之
也豹生言訖涕泣度問蘇氏果云舊有此鏡蘇公薨後
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為蘇公傳亦具言其事於
末篇論蘇公著筮絕倫點而獨用謂此也大業九年正
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弟勣出見之覺其神
彩不俗便邀入室而為具食坐語良久胡僧謂勣曰檀
越家似有絕世寶鏡也可得見耶勣曰法師何以得知

之僧曰貧道受明錄秘術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貧道見之兩年矣今擇良日故欲一觀勸出之僧跪捧欣躍又謂勸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當未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牆壁僧又歎息曰更作法試應照見腑臟所恨卒無藥耳但以金煙薰之玉水洗之復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煙玉水等法行之無不獲驗而胡僧遂不復見其年秋度出兼芮

城令令廳前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後
令至皆祠謁此樹不則殃禍立及也度以為妖由人興
淫祀宜絕縣吏皆叩頭請度度不得已為之一祀然陰
念此樹當有精魅所托人不能除養成其勢乃密懸此
鏡於樹之間其夜二鼓許聞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
者遂起視之則風雨晦冥纏繞此樹電光晃耀忽上忽
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上有王字身
被數鎗死於樹下度便收鏡命吏出蛇焚於縣門外仍

掘樹樹心有一穴於地漸大有巨蛇蟠泊之跡既而實之妖恠遂絕其年冬度以御史帶芮城令持節河北道開倉糧賑給陝東時天下大饑百姓疾病滿陝之間癘疫尤甚有河北人張龍駒為度下小吏其家良賤數十口一時遇疾度憫之齋此鏡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者見鏡皆驚起云見龍駒持一月來相照光陰所及如水着體冷徹腑臟即時熟定至曉並愈以為無害於鏡而所濟衆於是令密持此鏡遍巡百姓其夜鏡如

匣中冷然自鳴聲甚徹遠良久乃止度心獨恠明早龍
駒來謂度曰龍駒昨忽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
龍駒我即鏡精也名曰紫珍嘗有德於君家故來相託
為我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
且病至後月當漸愈無為我苦度感其靈恠因此誌之
至後月病果漸愈如其言也大業十年度弟勣自六合
承棄官歸又將遍遊山水以為長往之策度止之曰今
天下向亂盜賊充斥欲安之乎且吾與汝同氣未嘗遠

別此行也似將高蹈昔向子平遊五嶽不知所之汝若
追踵前賢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對勦勦曰意已決矣必
不可留兄今之達人當無所不體孔子曰匹夫不可奪
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過隙得情則樂失志則悲安遂
其欲聖人之義也度不得已與之決別勦曰此別也亦
有所求兄所寶鏡非塵俗物也勦將抗志雲路棲蹤煙
霞欲兄以此為贈度曰吾何惜於汝也即以與之勦得
鏡遂行不言所適至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安以

鏡歸謂度曰此鏡真實物也勣辭兄之後先遊嵩山少室陟石梁坐玉壇屬日暮遇一嵌巖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勣棲息止焉月夜三更後有兩人一貌胡鬢眉皓而瘦稱山公一面潤白鬢眉長黑而炴稱毛生謂勣曰何人斯居也勣曰尋幽探穴訪奇者二人坐與勣談文往往有異義出於言外勣疑其精恠引手潛後開匣取鏡鏡光出而二人失聲俯伏炴者化為龜胡者化為猿懸鏡至曉二身俱殞龜身帶綠毛猿身帶白毛即入箕

山渡潁水歷太和硯玉井井旁有池水湛然綠色問樵夫曰此靈湫耳村間每八節祭之以祈福佑若一祭有闕即池水出黑雲大電傷稼白雨流澍浸堤壤阜動引鏡照之池水沸涌有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百餘步水落於地有一魚可長丈餘粗髯大於臂首紅額白身作青黃間色無鱗有涎龍形蛇角皆尖狀如鱗魚動而有光在於泥水因而不能遠去動謂鮫也失水而無能為耳乃而為灸甚膏有味以充數

朝口腹遂出於宋汴汴主人張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哀
痛之聲實不堪忍勸問其故病來已經年歲白日即安
夜常如此勸停一宿及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痛者曰
戴冠郎被殺其病者牀下有大雄雞死矣乃是主人七
八歲老雞也遊江南將渡黃陵揚子江忽暗雲覆水黑
風湧波舟子失容慮有覆沒勸攜鏡上舟背江中數步
明朗徹底風雲四斂波濤遠息須臾之間達濟天塹躋
躡山趨芳嶺或攀危頂或入深洞逢其羣鳥環人而噪

數熊當路而蹲以鏡揮之熊鳥奔駭是時利涉浙江遇
潮出海濤聲振吼數百里而聞舟人曰濤既近未可渡
南若不迴舟吾輩必葬魚腹勣出鏡照江波不進屹如
雲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水漸清淺鼃鼃散走舉
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後却視濤波洪湧高數十丈而至
所渡之津也遂登天台周覽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
百步四面光徹纖微皆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還履會
稽逢異人張始鸞授勣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與

陳永同歸更遊豫章見道士許藏秘云是旌陽七代孫
有況登刀履火之術說妖恠之次便言豐城縣倉督李
敬家有三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秘療之無效勸故人
曰趙丹有才器任豐城縣尉勸因過之丹命祗承人指
勸停處勸謂曰欲得倉督李敬家居止丹遽設榻為主
禮勸固問其故敬曰三女同居堂內閤子每至日晚即
覩粧銜服黃昏後即歸所居閤子每至日滅燈燭聽之
竊與人言笑聲及至曉眠非喚不覺日日漸瘦不能下

食制之不令粧梳即欲自縊投井無奈之何勸謂敬曰
引示閤子之處其閤東有窓恐其門閉固而難啟遂晝
日先刻斷窓櫺四條却以物支柱之如舊至日暮敬報
勸曰粧梳入閤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勸拔窓櫺子
持鏡入閤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壻也初不見一物縣鏡
至明有一鼠狼首尾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
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
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以上

尾頭一寸色白並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其後尋真
至廬山婆娑數月或棲息長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
豺狼連跡舉鏡視之莫不竄伏廬岩處士蘇賓奇識之
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來謂勣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
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可止吾子此鏡尚在足下
衛卒速歸家鄉也勣然其言即時北歸便遊河北夜夢
鏡謂勣曰我蒙卿兄厚禮今當捨人間遠去欲得一別
卿請早歸長安也勣夢中許之及曉獨居思之恍恍發

悸即時西首秦路今既見兄勳不負諾矣終恐此靈物
亦非兄所有數月勳還河東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
匣中悲鳴其聲纖遠俄而漸大若龍咆虎吼良久乃定
開匣視之即失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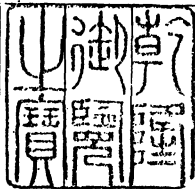
記錦裾

唐陸龜蒙

侍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士也因予話上元瓦棺寺有陳後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裾佛幡皆組繡奇妙李君乃出古錦裾一條示余幅長四尺下廣上狹下濶六寸上減下三寸半皆周尺如直其前則左有鶴二十勢若飛起率曲折一脰口中銜莩葩輩右有一鸚鵡聳肩舒毛數與鶴相等二禽大小不類而又以花卉均布無餘地界道四向五色間雜道上累細鈿點綴其中微雲

環結互以相帶有若駮霞殘虹流烟墮霧春草夾逕遠
山截空環牆古苔石泓秋水印丹浸漏藥粉塗染盤絢
環珮雲隱涯岸濃淡霏拂靄抑冥密始如不可辨別及
諦視之條段斬絕分畫一一有去處非繡非繪纈纈柔
美又不可狀也裏用繒綵下制綫尚仍舊兩旁皆解散
蓋拆滅零落僅存此故耳縱非齊梁物亦不下三百年
矣昔時之工如此妙耶曳其裾者復何人焉因筆之為
辭繼于錦裾之後俾善詩者賦之

寺故有三寶一為師子國所貢玉如來像一為顧長
康所繪維摩詰天女一為戴顓所損臂胛塑像惜無
文筆如龜蒙紀之者



說郭卷一百十四